

新民報文藝叢書之四



張恨水著

偶像

南京新民報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

南京版

重慶版

成都版

北平版

上海版

新民報

日刊

晚刊

消息最靈通，言論最公正。
以純國民超黨派的立場，
堅持民主自由，為老百姓
，堅持最要說的話。絕對不
為任何黨派集團作宣傳！

本報由一報發展至七報之經過：

本報創立於民國十八年，以純粹職業報人，真正國民立場，
屹立於南京凡九年。抗戰軍興，隨國府西遷重慶，於轟炸、
紙荒、高物價種種威脅下艱苦支撐，除原有日刊外，復增刊
發行重慶版、晚報、成都版、歡迎刊及日刊，綜計四種，外，
萬份，重慶版、晚報、成都版、歡迎刊及日刊，綜計四種，外，
張份，重慶版、晚報、成都版、歡迎刊及日刊，綜計四種，外，
於五月份先出，晚報、成都版、歡迎刊及日刊，綜計四種，外，
境下殺戮，行。云：「物價狂漲，經濟不安，本報如上海版，
區區微誠，甚願全國人士之同情本報者，共同予以維繫也。」

副

刊

本報各地版副刊，均注重文藝性，綜合性；於輕鬆，辛辣，尖銳，委婉，潑辣，中反應正義感！
張恨水近作：長篇小說，
說一巴山夜雨，在南京、重慶、成都、北平、上海五地本報副刊，同時連載。

總經理：陳銘德
總管理處：上海圓明園路
南京：南京中山東路
重慶：重慶大田灣
成都：成都鹽市口
北平：北平交民巷
上海：上海圓明園路

自序

抗戰時代，作文最好與抗戰有關，這一個原則，自是不容搖撼，然而抗戰文藝，要怎樣寫出來？似乎到現在，還沒有一個結論。

我有一點偏見，以為任何文藝品，直率的表現着教訓意味，那收效一定很少。甚至人家認為是一種宣傳品，根本就不向下看。我們常常在某種協會，看到存堆的刊物，原封不動的在那裏長霉，寫文字者的心血，固然是付之流水，而印刷與紙張的浪費，却也未免可惜。至於效力，那是更談不到了。

文藝品與佈告有別，與教科書也有別，我們除非在抗戰時代，根本不要文藝，若是重要的話，我們就得避免了直率的教訓讀者之手腕。若以為這樣做了，就無法使之與抗戰有關，那就不是文藝本身問題，而是作者的技巧問題了。

這本小說，是我根據以上的意見寫的，是否能寫得與抗戰有關，是否能表現一點用意，我自己是陷於主觀的境地，無法知曉，還有待於讀者的判斷了。

三十二年九月將盡張恨水序於南溫泉

偶像

張恨水著

目錄

自序	一
第一章 藝術與戰爭	一〇
第二章 老牌藝術家的脾氣	二〇
第三章 師道尊嚴法相莊嚴	二八
第四章 孰能遣此	三八
第五章 天人交戰	四七
第六章 失了靈魂嗎	五八
第七章 認定了錯路走	六九
第八章 一切不知所云	六九

第九章	就算合作了.....	八〇
第十章	甜的辛苦.....	九二
第十一章	爲了什麼折腰.....	一〇五
第十二章	衆生相.....	一七
第十三章	自我犧牲.....	二八
第十四章	一切順利.....	四〇
第十五章	割鬚棄袍.....	五三
第十六章	正期待着.....	六七
第十七章	兩幕喜劇.....	八二
第十八章	你真勇敢.....	九五
第十九章	愛情與錢.....	一〇六
第二十章	???.....	一一八
第二十一章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	一二二
第二十二章	完了?.....	一四三
第二十三章	活死人.....	一五六
第二十四章	各有因緣莫羨人.....	一六九

偶像

張恨水著

第一章 藝術與戰爭

疏建區的房子，是適合時代需要的一種形式。屋頂帶些西洋味，分着四向，不是磚，不是瓦，更不會是鉛皮，乃是就地取材的穀草。黃土築的牆，用沙灰粉飾得光滑如漆，開着洞口的大窗眼。窗格扇外層是百頁式，木板不缺。裏層大四方木格子，沒有玻璃嵌着，却是糊的白紙。屋外也有一帶走廊，沒剝皮的樹幹，支着短短欄干。欄干外的芭蕉，是那樣肥大而肯長成。屋子還是新的，一列六七棵芭蕉，都有兩丈多高，每片葉子，都不小於一扇房門，因之這綠油油的顏色，映着屋子裏也是陰暗的。屋子裏的陳設，簡陋而又摩登，那正與這屋子一樣，欄窗戶有一張立體式的寫字枱，但沒有上漆，也沒有抽屜。主人翁的一幅半舊的白布，遮蓋了這木料的粗糙的本色。棹上有個大白瓦盤子

，盛着紅滴滴的橘子與黃澄澄的佛手柑，配着一個橢圓的白皮蘿蔔，還帶了一些綠色的莖葉，葉下正有一圈紅皮。棹子角上放了一隻三叉的小柳樹兜，上面架着鉢木的南瓜。那瓜銅色而帶些翠紋，頗有點古色斑斕。一個尺來高的瓦瓶子，在這兩種陳設之間，裏面插了二叢野菊花，又一枝鮮紅的野刺珊瑚子。這些田溝山坡上的玩意，平常滿眼皆是，不經人留意，於今放在這四週粉牆的白布棹子上，便覺得有些詩情畫意。這屋靠左邊牆下，有一個竹子書架，雖是每格將書本列得整齊，其實並沒有百十本書。所以最上一層，又是一個小瓶子插了一叢野花，一隻水盂，裏面浸了一塊圓木，木上放出兩箭青葱的嫩芽。另有一個黃淡色的瓷碟子，蓄了一圈齊齊密密的麥芽。但右手一棹一書架，却陳設得十分富足，那裏有大大小小幾十尊泥人。這泥人有全身的，有半身的，也有只雕塑着一顆人頭的。這其中有個二尺高的全身像，是個中國式的神士模樣。蓄着短髮的圓頭，下面是個長方面孔。高高的鼻子，下面垂着一部長可及胸的濃厚鬍子。身穿了長袍，外罩了馬褂。在長衣下面，還露了一對雙梁頭的鞋子。這一切，表示着這個相貌，是代表古老一派人物的，否則也不這樣道貌岸然。這是雕刻家丁古云的作品，而這個偶像，就是他拿了自己的相片，塑捏的自己。丁先生在藝術界，有悠久的歷史，是個有身份的智識分子。他愛藝術，愛名譽，更愛祖國。所以在中日戰事爆發以後，由華北而香港，由香港而武漢，終於來到這大後方的重慶。丁先生由東南角轉到這西南角來的時候，他沒有

計劃到他藝術的本身上去。他早就想到，在對付飛機與坦克車的戰場上，那裏不需要一尊偶像。而在後方講統制貨物，增加生產的所在，也不需要大藝術家在這裏講雕刻學。可是他想着，他是中國一個有名的藝術家。藝術家自然是智識份子。是中國人，便當抗戰，是中國智識分子，更當抗戰。這大前提是不錯的，問題是怎樣去抗戰呢？無論自己已過四十五歲，已無當兵資格，便算是個壯丁，而根本手無縛雞之力，也不能當兵。所以談抗戰，是要在衝鋒陷陣以外去想辦法的。那麼，既不必衝鋒陷陣，在前方便無法去發展能力，還是隨了政府到四川罷。到了四川，再找一樣自己可盡力的工作去做，多少總可以對抗戰有所貢獻。這樣決定着，就到了四川。在一路舟車旅行之間，雖然也偶一想到入川以後的生活問題，但是自己早已下了決心，將生活水準放低，只須每日混兩頓飯，於願已足。這還有什麼辦不到的嗎？譬喻到後方總有中小學，中小學裏去當個教員，也不就解決生活了嗎！他在華北上海武漢經過，知道得前方人民，是過着一種什麼生活，他就打算着過那極艱苦的生活。誰知到了四川以後，他發現着自己有點過慮。首先自然是住在旅館裏，後來慢慢的將朋友訪着了，依次的和朋友交換意見，也就感覺出來，生活不至於十分嚴重。先是托朋友介紹，在各種會裏，當幾名委員。有的是光有名義的，有的也能支給伏馬費，而且在機關裏作事的朋友，又設法給予一個名義，幾處湊合起來，也有二百元上下的收入，那時生活程度很低，旅館論月住，不過是四五十元的開支。

兩頓飯是在小飯館裏吃，倒很自由，愛在那裏吃就在那裏吃。而且還可以儘量的省儉，甚至不到一塊錢可以吃飽了。所以二百元的收入，除吃喝住旅館之外，還可以看到電影，買幾本雜誌看。只是有件事感到苦悶的，便是這樣混着將近一年，前方不需要任何一種雕刻，後方也不需要任何一種雕刻，自己的正當本領，無法表現，也無事可作。而飲食起居太自由了，又覺着這生活無軌道可循，成了個無主的遊魂。就公事上說，抗戰兩三年了，忝爲智識份子，可以不作一點工作嗎？就私事上說，終年不作事，過於無聊。自己曾好幾次奮勵起來，打算用黃土和石灰磨研細了，作一種塑像的材料。極力的教這種作品與抗戰有關，雕塑抗戰名將的肖像。並且雕塑些抗戰故事，作教育用品。這個計劃，在窮極無聊的時候，想了起來，自己很覺是個辦法。可是隨着來，又有兩個困難問題。第一是住在旅館裏，小小的一間屋子裏，根本無法安排雕塑工作。第二點，自己的作品，向來價格很高，平常和人塑一尊石膏像，可以要到千元以上。教育用品，要大量的產生，要低價賣出，雖說爲抗戰不惜犧牲，可是怕引起人家的誤會，以爲丁古云不過是個無聊作泥像的匠人，那就影響到自己的立場了。他有了這一個轉念，便停止了他的新計畫。這樣就是好幾個月，物價頗有點上漲，原來的收入，有些不易維持生活。而在重慶市上過着相類似生活的朋友，也都紛紛有了固定的職業，自己想着，抗戰還有着長期的年月，這樣遊移不定，實在不是辦法，也當找個固定職業才好。有了這個意思，自

不免向可以找工作的地方去尋找機會。他到底是藝術界有名的人，有關方面想到他的藝術，儘管與抗戰無關，而究竟是國家一個文化種子，爲了替國家傳揚文化起見，便是暫時用不着這一個人，也當維持他的正常生活。並且讓他繼續他的研究，留他在國家平定以後，再來發揮。在這種情形之下，於是一位教育界的權威莫先生便定了時間，約着丁古云去談話。丁古云生活在藝術圈子裏，本就不曾去多方求教人，所以對於有關方面，常保持一種不即不離的態度。這時接到請約談話的通知，爲了找職業，不能不去。而又想着，當了教書匠二三十年，也不能成了一種召之便來，揮之使去的人物，所以他雖是照着約會的鐘點去，可是到了莫先生家裏，在傳達房裏遞過名片，就到普通會客室裏去候着，並不如其他人物，先去見莫先生的左右，也不按下什麼敲門磚。莫先生在他會過一羣要錢要事問安上條呈的來賓之後，才着聽差，將丁古云約到他屋子裏去。他一見面之後，就覺丁先生頗有點不同凡響。他大袖郎當的高大的個兒，一件青布馬褂套着藍布夾袍子。臉上帶着沉鬱的顏色。將一部連鬚的長黑鬍子，垂到胸前，完全是種老先生的姿態。莫先生是諸葛亮在五丈原一般的人物，食少事煩，計畫勤勞，身體是瘦小而衰弱。雖然不養一根鬍鬚，可是頭髮稀疏全白。站起身來，半彎着腰，老相畢露。和丁古云一比，便很有點分別了。他伸出右手五個指尖，和丁古云握了一握，然後伸手作個招呼的姿勢，請他在客位上坐。這丁古云和莫先生的教育主張，向來有點柄鑿不入，今天雖爲

衣食而來屈尊就駕，可是「瞧不起你」那一點意思，根本不能剷除，所以在謙遜之中，依然帶了幾分驕傲，大模大樣的在客位上坐下。莫先生在他主位上坐看，展開他書棹上放的一疊會客表格，看了兩行，然後向丁古云道：「丁先生的藝術，我久仰得很。丁古云淡笑道：『自己人說話，用不着客氣，研究藝術的人，都要討飯了。那裏還敢要人仰慕？莫先生也許是每日會客太多，無從知道每個來賓的身分。也許滿腦筋裏被政治哲學裝滿了，沒有一點空隙來裝藝術，所以對藝術家的一切，很是隔膜。說了兩句話，將手慢慢撫摸面前的表格，又去看看表上所填的字句。這是他左右早已把丁古云履歷及來意，已填好了一張，所以他聽到丁先生第一句話就是牢騷語，有些莫名其妙，趕快又翻了一翻表格。但這會客的表格，每人只有一張，無論左右填得怎樣詳細，不會把來人有某種牢騷預先推測了出來。因之莫先生在無所得的情形下，強笑着向他道：『在軍事第一的條件下，當然關於非軍事的，都得放在一邊。丁古云手摸了胸前的長鬍子，正色道：『不然，抗戰期間，軍事第一是當然的，但是有個第一，就有個第二第三，以至第幾十，第幾百，決不能說第一之外，無第幾，果然第一之外無第幾，這第一也就無從算起了。而且嚴格的說，某一國的文化，就與某一國對外的戰事有關。藝術也是文化之一，未見得就與抗戰無關。若以為可以放到一邊去的話，却多少當考量考量。許多藝術，是不能像故宮博物院院的骨董，可以暫時藏到山洞裏去的。抗戰以後，骨董搬出洞來還是骨董。有若

于藝術，是要活人來推動的。若是停止若干時候，這運動恐怕要脫節。等到抗戰以後，骨董回到故宮博物院，我們再來談藝術時，那麼，古云敢斷言，有些藝術，不但會沒有進步，就是想保持到骨董一樣，原封不動，那已很困難了。這位莫先生，最愛聽人家講理論。丁古云這一段話，他倒是聽得很入味，因點頭道：兄弟所說放到一邊，也非完全不管之意。不過放在中間而已。我們現在談的是抗戰建國，就建國一方面而言，當然也包括了文化在內。就兄弟平素主張而論，至少對於培養文化種子，以爲將來發展文化一層，未曾放鬆。他說這話時，不免向丁古云望着。見他只管用手理那長鬚子，瞪了一雙眼，挺直了腰幹，頗有些凜凜不可犯之勢。莫先生所見念書教書的多了，儘管聞名已久，等着到了見面之時，也和官場中下屬見上司一樣，很有禮貌，一問一點頭，一答一個是，向來很少見到他這樣泰然相對，毫不在乎的。便微笑道，中國是禮義之邦，雖然在和敵人作生死鬥爭，但爲了百年大計着想，我們當然不會忘了文化，也就不會忘了藝術。丁先生是藝術大家，正希望丁先生傳播藝術的種子。我想，不但關於丁先生個人的生計，應當設法，而且關於藝術教育方面，少不得還要由大家來商量個發展計畫。這件事，我們正注意中。嚴子莊先生，想丁先生是認得的，可以去和子莊談談。古云知道，莫先生不會作了比這再肯定的允諾，便告辭了。他這樣走了，自覺沒有多大的收穫，但是在莫先生一方面，有了極好的印象。他覺得社會上對藝術家的批評，一貫都是認爲浪

漫不羈的。可是這位丁先生，道貌岸然，在自己提倡德育的今天，這種人倒可以借用借用，以資號召。否則大家同吃教育飯，這種人不爲己用，也不當失之交臂。這樣想着，他就通知了所說的那位嚴子莊先生，和丁古云保持接觸。這位嚴先生是法國留學生，專習西洋畫，其曾出入沙龍，那是不必說。但他回國以後，却早已從事政治，所以抗戰軍興，他並沒有遭受其他藝術家那種慘酷的境遇。只是爲了和莫先生合作的原故，有關於藝術的舉動，還是出來主持，因之藝術界的人物，都和他往來。在丁莫談話之後，嚴子莊就去看望了丁古云兩次。因爲法國人談的那套藝術理論，和丁古云談的希臘羅馬文化，相當的接近，兩人也相當談的來。兩個月內，便組織了一個戰時藝術研究會，除了在大後方的各位藝術家都被請爲會員，會員之外，又有一批駐會的常務委員，這常務委員，是按月支着伏馬費的，大概可以維持個人的生活。丁古云便被聘爲常務委員之一。因爲藝術是要一種安靜的環境去研究的，所以這會址就設在離城三十里外一個疏建區裏。又爲了大家研究起見，距會所不遠，還建了一片半中半西的草房，當爲會員寄宿舍。丁古云在重慶城裏，讓那遊擊式的生活，困擾得實在不堪，於今能移到鄉下來，換一個環境，自是十分願意。便毫無條件的接受了這種聘請，搬到寄宿舍來住。在寄宿舍裏的會員，有畫家，有金石家，有音樂家，有戲劇家。而雕刻家却只有丁古云一位。大家因爲他雖只略略年長幾歲，究竟長了那一部長鬚子。言行方面，都可爲同人表率。隱隱之中就公認他爲

這寄宿舍裏的首領，對他特別優待，除了他有一間臥室而外。又有一間工作室。這一帶寄宿舍，建築在竹木扶疏的山麓下。遠遠的是山巒包圍着。寄宿舍面前，正好有一灣流水，幾頃稻田，山水不必十分好，總算接近了大自然。丁古云到了這裏，有飯吃，有事做，而且還可以賞鑒風景，精神上就比較的舒服。在開過一次大會，兩次常會之後，大家便得了一個唯一的工作標的，就是一方面怎樣使藝術與抗戰有關。一方面繼續研究藝術，以資發揚，免得藝術的進展脫了節。他自然也就這樣的作去。只是在這寄宿舍裏，藝術家雖多，而研究彫刻的就是自己一個。若要談到更專門一點的理論，還是找不着同志。而爲了達到會場議決下來的任務起見，又必須趕出一批作品來，拿去參加一種義賣。這便由自己出了幾個題目，細心研究着下手。題目都是反映着時代的，如哨兵，負米者，俘虜，運輸商人，肉搏等等，都很具體，腦筋一運用，就有輪廓在想象中存在。但如苦悶者，燈下回憶，藝術與抗戰，便太抽象，這題目不易塑出作品來，尤其是最後一個題目太大。要運用縮滄海於一粟的手腕，才能表現出來，未免有點棘手。但有了這個困難題目，他倒可以解除苦悶與無聊。打開工作室的窗子，望了面前的水田，遠處的山，公路上跑過去的车，半空裏偶然飛過的郵航機，都讓他發生一種不可聯系，而又必須聯系的感想。他端坐在一把藤椅上，在長鬍子縫裏啣着一枚烟斗，優默默的去想着一切與戰事，也就是藝術與戰爭。甚至他想到，要他這樣去想，也無非產生在藝術與戰爭這個題目裏呢。

第二章 老牌藝術家的脾氣

這是一個晴朗的天氣，在四川的霧季裏，很是難得。蔚藍的天空，浮着幾片古銅色的雲朵，太陽就被這雲朵遮掩了，茅屋前便撒下了昏昏然的陽光。丁古云對這片昏昏的陽光出神，正像那戰神之翼擋住了維納絲的面孔。藝術與戰事，便是如此一種情調。他想着想着，口裏啣着烟斗，半晌噴出一陣來。那烟絲由烟斗裏陸續上升，在丁古云的視線上空氣裏打着圈圈。等那烟絲繼續上升，以至於不見，他又再噴上一口烟出來，繼續着這個玩意。他這樣做，好像是說藝術與戰爭的答案，就在這個烟絲裏面，所以他只管看了下去。他身後有人輕輕笑道：「丁先生只管出神，想着你的夫人吧？」丁古云回頭看時，乃是同住在這寄宿舍裏的畫家王美今。他穿了一套隨帶入川的西服，頭髮正像自己吐的烟絲，捲着圈兒向上堆着。不能斷定他今天是否洗了臉，臉上黃黃的帶些灰塵。他的西服上身，是罩在毛繩掛上沒有襯衫，自也不見領子。因笑道：「老弟台，我想什麼夫人？她在天津英租界上住着，我想會比我安適的多吧？只是你弄得這不衫不履的樣子，

很需要太太在身前幫忙。王美今將赤腳踏着的木板鞋，抬起來給丁古云看，笑道：我這樣弄慣了，也無所謂。抗戰期間，一切從簡，這並不影響到我們藝術家的身分吧？丁古云道：正當的看法，在這抗戰期間，究竟以獨身主義爲便利，家眷能放下，就放下。還有些人，因未曾帶眷入川，又重新找個太太，這大可不必。王美今在旁邊椅子上坐了，兩腳直着伸了個懶腰。笑道：這有個名堂，叫做僞組織。丁古云噴了一口烟，搖搖頭道：不會僞，是一個累贅。將來，戰事結束，法院裏的民事官司有得打，產業的變換與婚姻的糾葛，這幾年來，前後方知道發生多少。若都像我這鬍子長的人，家中又無一寸之田，一椽之瓦，這可爲將來的司法官減去不少麻煩。王美今道：老先生，你有所不知。人在苦悶中，實在也需要一種精神上的安慰。說句良心的話，說到亂時男女問題，毋寧說我是同情於那些臨時組織的。丁古云站起來，將烟斗指了他，笑着罵道：豈有此理，精神上的安慰，可以放在女人問題上的嗎？太侮辱女人了。像田藝夫兄那種行爲，那並非找安慰，乃是找麻醉。抗戰時代的中國男子，不問他是幹什麼職業的，麻醉是絕對不許可的。王美今道：這話誠然。不過藝夫這一個羅曼斯有些可以原諒的地方。丁古云搖搖頭道：在這個日子談戀愛，總有點不識時務。王美今見他板了面孔，長鬍子飄飄然撒在胸前，人家這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却不便駁斥。只得轉了話鋒道：丁先生，你今天老早便坐在這裏若有所思，一定有什麼事在想着罷。丁古云坐下來，緩緩的吸着烟道：我

自己出了幾個題目來考自己，我要另作幾個新作品。而最難的一個題目，就是藝術與戰爭。這個題目是很抽象的，我還沒有抓住要點，當用一個什麼作品來象徵他。你能貢獻我一點意見嗎？王美今搖搖頭道：不行。這幾個月來腦子裏空虛得很，什麼概念也尋找不出來。丁古云道：但是我看到你天天在畫。王美今道：我這是相應募捐運動，要畫幾張託人帶到南洋去賣。爲了容易出賣起見，我就想畫得好一點。所以特地多多的畫些要在裏面挑出幾張較好的來。我們畫匠，除了畫幾張宣傳品而外，只有這個辦法能有利於抗戰。丁古云還沒有答言，窗子外的芭蕉陰下有人插嘴道：你能畫宣傳品，我呢？可能背一張箏到街上去彈呢？那成了西洋式的叫化子了。我們除了開音樂會，實在沒有別的法子可以想法子募捐。前幾天我們同志出了一個新主意，說是，我們可以拿了樂器，到傷兵醫院去慰勞傷兵。究竟這還是消極作用。而且我們玩的這套古樂，不入民間。傷兵醫院的榮譽弟兄，他們多半是來自田間，我拿了一張箏去彈，縱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他也莫明其妙。丁古云笑道：記得我們在北平的時候，提起古箏大家陳東圃，誰人不知，若是要請陳先生表演一下，既要看人，還要看地點。於今却是送上門表演給人聽，還怕人不肯聽，這真是未免太慘。說着話時，這位陳先生由芭蕉陰下走了過來。他穿了一件半新不舊的藍布袍子，胸前還有個小小補釘。稀疏的長頭髮，正是夾着幾分之幾的白毛。雖是他嘴上刺的精光，然而他面皮上，究竟減退不了那蒼老的顏色。王夫